

一碗面的温度

□陆玉生

小时候，离高村五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叫黄城集的大村，是农村人赶集的地方。黄县新华书店在那里设了一个门市部，除了卖书，还摆了两柜小人书对外出租。

小人书五分钱租看一本，要坐在店里的凳子上看，不能带回家。我们几个爱看书的同学，星期天打完猪菜，就会向各自的父母要一毛或两毛钱，结伴去书店租书看。小人书点缀了我童年的梦境，营造了我童年的温馨，也给我的幻想插上了翱翔的翅膀。

我忘不了那段时光，还因为一个人。她是书店经理的女儿。原本书店里除了她爸还有一个店员，可那段时间店员病了，于是她便在星期天前来帮忙。当时她好像十七八岁吧，在县城中学上高中，那年我只有十二岁。

记得那是一个下着毛毛雨的上午，我和两个同学一起去书店看书。一进门，只见一个细高个的姑娘站在柜台里忙活。她长得很白净，扎着两条刚到肩膀的辫子，人很美，说话的声音像唱歌一样好听。

不忙时，她也看书，看一本很厚的大书。她坐在桌子后面，手托着下巴，看一会儿书就抬起头来沉思一会儿，有时还望着窗外出神。记得窗外有一棵大叶杨树，那天，不时有雨珠滴落在树叶上，啪啪作响。

有一次我偷看她，被她发现了，她朝我笑笑，我倒有点不好意思。后来她走过来和我说话，问我是哪个村的，又问我上几年级。

那天，到中午的时候，雨竟越下越大了。电闪雷鸣中，书店只剩下我们一起来的三个同学，因路远雨大无法回家。中午她爸不在，她煮了面条让我们吃。开始我们不好意思吃，后来推辞不过就每人吃了一碗。到下午两点多雨才停，我们三人蹬着水往回走，她跑出好远，一再叮嘱我们注意安全。

自从那次吃了她煮的面条后，以后去书店看书时见到她，我心里就会有一种温馨的感觉。她对我也很好，村里人送她家的地瓜，她

□北芳

秋阳倾洒的岭上，果林如绿涛奔涌，青皮核桃炸裂，露出颅内古老的迷宮，苹果如熔铸的太阳，灼灼发亮，虬枝像父亲的脊梁，昂头叩问穹苍，将沉淀三季的甘甜，锻造成枚枚勋章，钉在连绵山脊，为脚下的土地镌刻荣光。

院墙之上，玉米堆成金色的山岗，晒场之中，麻袋列队，盛满丰收的重量，母亲持簸箕扬弃空壳，秕谷坠落间，节气的轮廓在光影里渐渐明朗，叔伯蹲在田埂抽烟，看无人机划破云层，将数据光点种进泥土，续写农耕新篇章。

栖霞的秋，从不是季节的收梢与退场，大地把希望揉进每粒籽实，深埋土壤，那是写给未来的信笺，封存岁月的芬芳，待东风拂过旷野，唤醒沉睡的力量，所有种子都将在黑暗中睁眼，蓄力生长，攥着阳光碎片，预演春天崭新的篇章。

烤了都会分一块给我吃。我的同学拿这事取笑，她也会掰一半给他们。记得有一次她的女同学来看她，她对同学说：“这孩子长得像女孩，挺招人疼的。”

听到这话，我当时就羞红了脸，我的同学则在一旁哈哈大笑。现在想想，人生有时也挺怪，一个人不知什么时候、什么地点，就会被另一个人永远地记住，就像我记住了这个善良美丽的大姐姐一样。有一次我感冒了，星期天没去书店，我的同学看书回来告诉我：“人家问你呢，还告诉你感冒要多喝些姜汤。”

一年后的一天，我和同学又去新华书店看书时，才知道她爸调走了，去了另一个城市，她也跟着去了那里。这意味着我再也见不到她了。她走时曾想到我了吗？以后她还会记起我吗？我们还能见面吗……我的泪流了下来。

打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到她，但她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里。几十年后的今天，每当想起那些往事，我心里还是热乎乎的。

去，石阶陡如竖琴，呼吸在胸腔里咚咚作响，像有人在敲一面铜鼓。及至顶，果然见一帘白瀑从二十丈悬崖跌下，半空被风撕成轻纱，阳光一照，忽现七彩虹脚，斜斜架在潭上。那一刻，风是箫，水是弦，虹是弓，整座山谷奏起无声的《广陵散》。我屏息凝神，仿佛稍一动弹，便会惊散这场天地合奏的雅曲。

瀑布左侧有一巨石平展，可卧可坐。我背倚石、面朝虹，任水雾打湿眉睫。忽闻“扑棱”一声，一只红翅山雀落在瀑旁枯枝，尾羽一翘一翘，像挑着小火苗。它歪头看我，黑眸里映

出两个小小的人影，那不是我又是谁？我忽生恻怍——平日活在钢筋格子里，心也长成方形的盒子，盛得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烟熏火燎，却没有一只鸟的纯粹灵动。而此刻，鸟像一面镜子，照见我盒子里的裂缝，裂缝里正有山风灌进来，呼呼作响，将烟火一扫而光。我顿时豁然开朗，身轻似燕。

日影西斜，我得赶在暮色降临前下山了。下山的石板台阶上已有零星落叶，脚踏上去，“噼啦”一声脆响，像踩碎一张旧信笺。信里写了什么？春日的花信、夏日的雷雨，还是某年某月某人遗落的叹息？

低头放慢脚步下台阶，偶一抬头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个小楼阁，

一部《磁山志》，引发了我对磁山的向往。夏末初秋的一天，云雾缭绕。登临磁山北峰石榴峰时，恰逢一场薄雾自黄海飘来。雾气如纱，轻轻拂过山脊上那些历经十亿年风霜的岩石，将整座山体笼罩在朦胧之中。站在海拔528.9米的峰顶，脚下是中生代造山运动留下的褶皱，眼前是白垩纪断裂抬升形成的峭壁，恍惚间竟有种穿越时空的错觉——这座坐落在烟台开发区古现街道、被古人称为“海上仙山”的磁山，本身就是一部镌刻在大地上的地质史诗。

石头的记忆

磁山的石头会说话。据《磁山志》记述，那些层层叠叠的

可感的印

记，让我们与遥远的过去产生了连接，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先民们生活的气息与温度。

位于山脊的明代磁山寨的残墙，在薄雾中若隐若现。这些由抗倭将士垒砌的石墙，现今仍保存得较为完好，石块间的缝隙已长长出倔强的野草。同行的磁山管理处的同志正讲述着戚继光在此布防的故事，一只蜥蜴从墙缝中探出头。它的鳞片在阳光下泛着青铜般的光泽，恍若某个戍边士兵铠甲上的残片。大量的神话传说和文人题咏，共同构成了磁山深厚的历史文化层积。它让人不禁感叹，历史在这里不是教科书里的铅字，而是渗透在每一寸土地里的血脉。

水之灵韵

山无水，如同人没了灵魂。“磁山三泉”是这座山的血脉。我跟随取水的村民来到“汉武井”。井台上的青石已被绳索磨出深深的凹痕，井水却依然如两

魅力磁山杂记

□冯宝新

千年前一般清澈。一位游客用葫芦瓢舀起一捧：“真甜，这才是活的历史。”“水质清冽中带着丝甜，确实不负‘玉液琼浆’的传说。”我喝后感叹道。更神奇的是，这口井无论旱涝，水位始终如一，仿佛与某种宇宙节律达成了默契。

磁山瀑布在雨季展现出最狂野的一面。30米高的水帘冲击着侏罗纪形成的玄武岩台地，水雾中竟隐约可见彩虹。清代诗人谢乃实笔下“岩前喷薄珠帘雾，洞里凄清白练风”的景象，历经300年依然鲜活。我在瀑布下的水潭边小憩，发现潭底沉着几枚圆润的鹅卵石——它们或许见证了秦始皇派出的方士在此寻找长生不老药的场景。

仙姑湖像一面被群山捧着的镜子，倒映着磁山的四季。湖畔那棵据说已经八百岁的古槐，树干中空却依然枝繁叶茂。当地人讲，八仙之一的何仙姑曾在此梳洗，使得湖水具有灵性，科学解释则是富含矿物质的山泉汇集所致。但这并不妨碍老人们坚持用湖水熬制中药。现代与传说，在这个海拔400米的湖泊达成了奇妙的和解。

文化的年轮

据《福山县志》记载，磁山是福山的“福脉和文脉”。磁山脚下走出的75位进士，构成了另一道人文景观。在古现街道的乡贤馆里，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的家书、铁面御史郭宗皋的奏折副本、“清代李清照”王照圆的诗笺静静陈

无声的告别

□李光荣

谁也没说“再见”
甚至没有一声叹息

却见秋风已起
带着凉意，拂过窗棂
树叶簌簌落下
薄霜轻轻吻上睫毛

那本叫做“夏天”的书
早已悄然合上
我正读着节气
另起的一行

站在季节转角
蓦然回首
不是夏天结束了
而是走着走着
就把这个夏天
走成了回不去的远方

列。

最触动我的，是一方砚台，它的主人王道增曾留下了“为官致富不如贫”的家训。砚池中干涸的墨迹，仿佛还在诉说着这些文人士的骨气。

如今的磁山温泉小镇，传统与现代正在进行更富创意的对话。陨石博物馆里，明代坠落的太空岩石与多媒体投影共处一室；仙鹿园中，梅花鹿在洪武年间的陨石旁悠闲踱步。夜幕降临时，地磁湖的音乐喷泉表演将《山海经》的传说投射在水幕上，而老人们仍在湖畔的凉亭里唱着流传百年的渔歌。这种文化叠层非但不显突兀，反而让磁山呈现出更丰沛的生命力。

养生的真谛

“磁山三宝”中，最珍贵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。清晨的松林里，负氧离子含量达到市区的20倍。下午4时，我远观一老者在打太极。走近细问，原来是一位七旬老人在做“磁山功课”——在竹林道打太极，于红豆谷采草药，到老茶林采择山茶。老人面色红润，笑称自己活得比磁山庵遗址里的古井还硬朗。

最令人惊叹的是磁山温泉水。化验报告显示，这里的氟化物、偏硅酸含量远超国家标准，对关节炎有显著疗效。但当地人从不迷信数据，他们更愿意讲述那个传说：何仙姑将瑶池玉液洒落人间，化作了磁山温泉。在雾气氤氲的泡池区，在此疗养的一位来自北京、患风湿多年的张阿姨笑着说：“科学和神仙，总有一个在帮忙，看，我的手指能自由活动了。”

下山时，暮色已将磁山染成黛色。回望这座经历过造山运动、抗倭烽火、革命热血，如今又变身养生胜地的仙山，我突然明白了它的魅力所在——这里的时间不是线性流逝的，而是像山间的薄雾般层层叠加。每一代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褶皱：地质学者看见板块运动，考古专家发现人类遗迹，文化研究者品味历史积淀，养生者获取生命能量……

磁山不语，却道尽了天地人和谐共生的奥秘。它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开发不是推倒重来，而是像解读古籍般，小心翼翼地拂去尘埃，让每一个时代的文明印记都能继续呼吸。正如山腰那棵从明代倭寨墙缝中长出的松树——历史从未死去，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生长。